

漫談

井三陳

書評與學術風氣

寫書評難，寫嚴正而有深度的書評尤其不易，這恐怕是很多過來人所共有的感嘆！然而，評書風氣的盛衰，與乎態度的是否客觀，攸關純正學風的建立與開展，又係大家所無法否認的事實！

一個簡單的比較

常見國外學術性刊物，如美國的「亞洲研究學報」(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)、「歷史學報」(The Historical Journal)，英國的「中國季刊」(The China Quarterly)、荷蘭的「通報」(Tjong Pao)，法國的「近代現代史季刊」(Revue d'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)，日本的「史學雜誌」，韓國的「東洋史學研究」等，莫不於刊載論著的同时，並闢有相當篇幅的書評(Book Reviews Complex Rendus)，每期少則十餘篇，多則四、五十篇，真是猗歟盛哉，美不勝收！

反觀國內同性質的學報，書評所佔的份量似嫌偏低，有的甚至付諸闕如。個人絕無「外國月亮圓」的偏見，但舉事實為證。茲將身邊所有，比較容易查考的幾種歷史學報，就其書評的篇數，列表比較如下：

刊物名稱	出版機構	刊別	各期書評篇數										總數	平均數
史學集刊	中國歷史學會	年刊	一二	二三	三四	四五	六	七	八	九	一〇	一一	一一〇	二〇・二〇
近史所集刊	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	年刊	四	三	二	〇	一	二	〇	／	／	／	一二	一・七一
歷史學系學報	臺灣史學系	年刊	〇	〇	〇	〇	〇	／	／	／	／	／	〇	〇
史原	臺灣史研究所	年刊	四	四	四	二	四	一	三	三	／	／	二五	三・一二
歷史學報	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	年刊	一	四	四	三	三	二	／	／	／	／	一七	二・八三
歷史學報	成功大學歷史系	年刊	〇	〇	〇	一	〇	／	／	／	／	／	一	〇・二〇
史學彙刊	中華學術院中華史學協會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	年刊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三	五	八	〇・九〇
中華學報	中華學報社	半年刊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一	一〇	一・〇〇

觀上表可知，即就刊載書評較多的臺大「史原」、師大「歷史學報」而言，每期平均亦不過三篇左右，其餘從一篇到掛零，數字更微乎其微，與前述外國學報相比，在量的方面便已顯現出一段距離！

又國內習見的書評，常流於下列三種型式：第一，純介紹性的——僅介紹書的內容，而不加任何批評；第二，讀後感式的——或摘錄原著的精華，或自說自話，或顧左右而言他，根本談不上批評；第三，捧場性的——多半報喜不報憂，盡量撿好聽的說，即偶有批評，亦以點到為止，或套用一句「瑕不掩瑜」做為結束。上

述三種書評，其實不能算做真正的書評，亦難能發揮書評的真正功能。

大體而言，前學國內學報上所刊載的書評，較少有上述三種書評的「變形」，但至少尚有兩種現象值得指出：第一，評介外人專書似多於國人著作（除了介紹新書的作用外，也有少惹筆墨是非的顧慮）；第二，書評幾乎變成研究生的「專利」，因為他們被迫真正讀書，書評的寫作往往就是他們的一項「讀書報告」。

書評雖然在公家機構的學報上「景氣不旺」，但在一些私人創辦的雜誌，如「書評書目」、「出版與研究」等，却做得還算差強人意，甚至誇張一點說，有聲有色也當之無愧！這是一件可喜的現象，值得推廣與效法。

寫書評的人那裏去了？

夏志清先生曾有「我國批評事業不發達」的慨嘆！從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專刊，到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、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所出版的碩、博士論文與專著，乃至於商務、正中、中華、幼獅、學生等各大書局的學術性叢刊，數以千百計，為什麼少有人撰文評介？為何書評的撰寫僅僅成為研究生的專利專業？走筆至此，我們不禁要問，有資格寫書評的人那裏去了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或可從兩方面去尋求瞭解：

第一，忙與懶——現代人的生活特徵是忙，學界也不例外。有的忙於做官開會，有的忙於兼職兼課，有的忙於肆應鑽營，豈得空餘時間讀新書，何來寧靜心情寫書評？有的無事可忙，則寄情於方城之戲，每天不來八圈，無以遣時解悶除憂？聞某一高等學府的教授公寓，左鄰右舍洗牌聲晝夜不斷，足見有些人經常在「自摸」、「門前清」叫聲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！如此講學術自是索然無味，談牌經則口沫橫飛。與忙相對的則是懶，懶更是學界的通病。忙於外務，則懶於操理正業，這是極明顯易懂的道理。再說一個人熬到了教授地位，正是悠遊歲月，享受人生的時候，何必再為啃書吃苦，寫文章受罪？因此人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四部曲，又可加一

「懶」字，成爲五部曲。旅美的馬幼垣教授最近曾有感而發的說：「即使最好的大學，也有懶惰到十年連篇短文，甚至一篇書評都寫不出的『名』教授」。可見「懶」字當頭，中外皆然，並非中國學界的專利。

第二，明哲保身——根據個人的粗淺體驗，學術界的圈圈很小，門戶之思却很深；文化教育界人士的雅量不及蟾蜍山高大，問題是非却很多。寫書評，忙其是一篇嚴正的書評，往往是件得罪人的事情。爲了不願開罪學界的巨室大閥或其門生故舊，把批評的如椽之筆束之高閣，倒不失爲明哲保身之計。聞前年某一項學術獎得獎著作，倡「王業不偏安，偏安非正統」的怪論，竟能獲得評審諸公的青睞！是否擔任評審到只看題目而不細讀內容的程度？又聞去年某一學術獎得獎著作，有抄襲外人作品之嫌，也未被評審大員的慧眼所發現！不管傳聞是否屬實，但至今未見有人對上述著作從學術觀點作一書評，寧非怪事？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的厚道理學所致，還是二、三十年來大家不顧多事的心理使然！？

其爭也君子乎？

文壇不必講求定於一尊，學術界該有「百花齊放」、「百家爭鳴」的盛況，透過理性態度的辨疑質難，才能激濁揚清，使真理愈辨愈明。前年夏志清、顏元叔兩位先生的互相「勸學」，始終是學界所津津樂道的佳話，更是儒林難得一見的盛事！

個人殷切期望，今後能够看到更多類似夏、顏之類的「君子之爭」，而這一切先從書評做起。寄語報紙雜誌往後少登或根本拒登序跋之類的人情應酬捧場文章，同時籲請各學術教育機構所出版的學報增闢書評篇幅（甚至不惜以高價徵求）。書評風氣的建立，即是純正學風開展的第一步，也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！

有宋一代文風鼎盛，而北宋一朝更是英哲輩出，在這樣短而又多事的時間裏竟然同時出現了這麼許多偉人，揆諸史乘，其空前的盛況真是不能不教人驚異的，而更驚人的乃是，這些人物又都不只是一方面的偉人，而竟然是多方面的偉大，這樣的勝境在歷史上更是罕有其匹的了。所謂多方面的偉大，此地用的乃是左傳上所記載，所盛稱的標準，就是立德、立功、

立的典型却情態各殊，就像美國著名的「人面石」一樣，同樣地偉大却偉大得不同，任誰也能分出哪是林肯哪是羅斯福，同樣歐陽司馬在後代心中也各有不同的風貌，可幸的是在彼邦的豪傑都能相輔相成，華盛頓與傑弗遜合力同心地締造了美國，不幸的是大宋的英哲却未必都能互相體貼其異己之處，致使其不同的偉大不能相加相乘反而留給作人有相減相除之恨，北

終古相伴海與山

高大鵬

——蘇東坡與王安石的人和文

立言的所謂三不朽，而這三不朽正是歷來中國文人用以安身立命的最高準則；在這三件事裏個人因才具不同與環境互異，每每只能偏主而鮮有全能，然而北宋的文人却得天獨厚地獲致了全功。歐陽修、司馬光、蘇軾、王安石就是個中的典型，他們多方面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多方面的偉人，在中外歷史上是真堪不朽的了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其為不朽雖無二致，但其樹

宋的積弱雖非一故，而黨爭之害要不得辭其大咎，本文不擬在其政見與功業上多做議論，而只是想從其典型的不同上找出其表現在文學上殊途的原因，也就是從其立德的根本上解釋其立言之所以差別的究竟。

在宋朝的歷史上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上，怕沒有比蘇軾與王安石差別更大的典型了，他們所主演的悲劇不止是個人的更是時代的，這個悲劇的結果在個人